

小小小说

翠花婶的爱情故事

段淑芳

我一直以为隔壁翠花婶和老王是没有爱情的,不过是捆绑的夫妻,吵吵闹闹一辈子罢了,不管是人前还是人后,就没听他们好好说过话,一言不合就吵架,眼珠子一个比一个瞪得大,眼睛里冒出来的火似乎要把对方吃掉。让人不由得怀疑,这到底是夫妻还是上辈子的冤家啊?

终于有一天,两个人休战了。一夜之间,老王中风瘫痪了,躺在床上不言不语不吃不喝,大小便失禁,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。翠花婶说,老王,老王,你怎么啦?你起来和我老婆子我狠狠地吵一架啊?你不是怪我每天吃了饭就出去打麻将,骂我一天不打麻将会死吗?你不是气我隔三差五舍近求远跑到批发市场去买菜,就为省几个钱,累死活该吗……要是往日,老王吵架的斗志早就被激发了,可是现在,他闭着眼睛充耳不闻,似乎在和死神进行激烈的过招,顾不得分散精力来和老婆子斗嘴了。

老王和翠花婶生了两个儿子。大儿子在外地工作,一两个礼拜回来一次。小儿子天天在身边,每日精心准备好一日三餐。可惜老王不领情,只能用吸管蘸点流质食品,吃什么吐什么,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,那个身高一米八,高高大大,器宇轩昂的老王不见了,躺在床上的是形容枯槁的一架躯体。翠花婶急得直抹眼泪,天天给老王按摩身体,处理排泄物,给他说话,给他唱歌。晚上小儿子想过来陪床,翠花婶也坚决不让,说你要上班,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庭,还要给我们做一日三餐,我现在啥也不做,已经给你们添累了,晚上就陪床这件事,还得我亲自来,你老爸也习惯了在我身边。

一个月过去了,老王起色不大,不吃不喝不言不语……两个月过去了,是这样。三个月过去了,还是这样。翠花婶就跟被软禁一样,每日在医院陪床,偶尔小儿子替把手,出门到小理发店剪个头发,回家去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,拿件换洗衣服过来。

有多少个晚上,老王貌似没了生命体征,幸亏翠花婶在陪护床上睡得警醒,赶紧叫来医生紧急抢救。同病房的家属调侃说,老王这条命都是你翠花婶捡回来的呢!翠花婶偶然得知,兄弟俩已经在为老王选择墓地准备后事了。翠花婶激动地说,先不急,我觉得你爸爸已有好转,我有信心让他恢复到尽可能好的状态。兄弟俩觉得翠花婶是痴人说梦,依然在背后默默地商量老头子的后事。

翠花婶的执着估计感动了上苍,老王还真的创造了一个奇迹。死人般躺了三个

月,医院也放弃了治疗,只每天象征性地挂几瓶盐水续命。老王却慢慢地有了意识,开始主动进食了,从一两口两三口到一碗饭,脸上也慢慢地有了一些血色,半边身子不能活动,嘴巴里却开始“唧唧呀呀”发出一些连翠花婶都听不懂的单词。在外人的帮助下,他还能半躺着看看电视,扶着起来用他还能机械运动的半边身子做做康复训练。

有了点力气的老王脾气也恢复了一些,翠花婶伺候得稍不到位,就鼓着大大的眼珠子瞪着翠花婶。不想吃饭就把翠花婶伸过来的手使劲地推回去。翠花不甘心,又再次舀了一勺食物送到老王嘴边,气愤的老王眼睛鼓得像个铜锣一样,拼了全身的力气,用能活动的手甩了翠花婶一记响亮的耳巴子,打得翠花眼冒金星,泪眼婆娑。翠花躲到走廊过道上百个儿抹了一把眼泪,回到病房又没事人一样了。老王还冲着翠花婶叽里哇啦说了一大通别人都听不懂的语言。如果他能站起来,估计又要甩翠花一耳巴子才过瘾。其他病床的人都看不惯了,为翠花鸣冤,指责老王身在福中不知福。翠花却替老头子辩护,没事,他是难受,被病痛折磨了这么久,总要找个渠道发泄下。这么闹一闹,心里的郁气发出来了,反而会舒服多了。老王似乎听懂了翠花婶的话,脸色果真慢慢舒缓下来。

年岁终究是大了,再加上没日没夜的陪护,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,翠花婶终于病倒了,脸色惨白地躺在老王隔壁的床上挂点滴。老王开始焦急了,他整整晚晚都不敢闭眼,时不时拉下床头的呼叫铃,提醒护士过来看看翠花婶。翠花婶看着老头子做的一切,眼泪扑索索地流了下来,老王的眼眶里也满含热泪。

夜深了,两个人都没睡意,不约而同,他们都尽力往床沿上一点一点地挪,想离对方的床沿近一些,更近一些。慢慢地,越来越近了,两只满是皱纹的手静静地握在了一起,那么温暖,那么有力,似乎再也不想分开一点点……



家有虎纹小猫 黄金云

又过了三个月,猫已半岁了。坐车回到家里时,在车上憋了很久,刚进屋,虎纹猫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猫砂盆里,去解决了一下。解决了猫乱拉的问题,也把猫解放了。这次,不系猫绳,猫可自由自在地活动了。

三个月不见,虎纹猫已经长成半大的猫了,不过,还是小孩子性格。我想亲近它,它突然拱起背,警觉地看着我。待我靠近它时,它一个弹跳就钻到桌子下去了。我拿了几条熏干的小鱼,它闻到了香味,试探着,一脚一脚,慢慢地过来了。吃完后,我趁机把它抓了,轻轻地抚摸它,它趴在我的怀里,享受免费的按摩。我一松手,它马上跳走了。有时,我坐在沙发上,手动一下,它以为我与它玩,跑过来用爪子抓我,但并不露出尖锐,用嘴咬我,只是轻轻地衔一下就松开了。

我多次对家里人说是,要是农村有房子,或是城里有别墅,我就能养宠物猫。在一套间养宠物猫,麻烦,我坚决反对。

在外地工作的儿子,发了一段视频过来,说养了一只家猫,是中华田园猫的一种。儿子的一个朋友知道儿子从小就喜欢猫,就从老家农村带来了这只猫,才一个多月大,麻色虎纹,两只圆圆的好奇的眼睛,滴溜溜地转。儿子给猫添置了饮水盆、猫粮盆、猫抓板、猫砂盆、拴猫绳等,每天上班前,就把猫关在阳台上,还安了一个摄像头,可以随时看到猫的一举一动。

两个月后,儿子他们回家了,随车而行的当然少不了虎纹猫,还有猫的那一套行装。

晚上,为了不让虎纹猫乱跑乱拉,我们搬开沙发和电视机前的盆景,把茶几上的东西全部拿走,中间放一条凳子,把它拴在凳子上。虎纹猫虽才三个多月大,但鼓足了劲头向前冲的时候,竟然把那条凳子弄翻了。想不出别的办法,我把猫拴在餐桌下,把水盆和猫砂盆放在旁边。这天晚上,猫时不时叫一声。半夜起来,只见猫把自己左一绕右一圈,缠在凳子和餐桌中间,一条六尺长的拴猫绳,仅剩下一尺多可活动的余地,水盆也踩翻了。这个晚上,我一边担心猫被缠住,有些可怜,一边被猫吵醒。我想,宠物猫还好一点,温驯,不乱来。这只虎纹猫纯粹动性十足,一旦见了老鼠,力量会瞬间爆发,敏捷地冲上去。哪里是这样养猫,岂不限制了猫的天性?我更加不想儿子养这只猫了。

儿子他们单位经常要加班,有时双休也是如此,做不完的事,带到家里也要完成。我们父子之间一直以平等状态沟通,所以,他有怨言时,就在我面前发泄一下,然后说,爸,只是说说,说过了还是继续加班。自从养了这只猫后,下班后即使再累,也要逗一逗猫。双休日打电话问他时,说在家,加班如常,有些不愿,但少了怨言。

晚上,家里人都睡着了,我还有点东西没写完,就在书房里继续写。虎纹猫来了,它跳到桌上,一会儿把头靠在电脑边上,看着我打字;一会儿闻一闻,蹭一蹭,轻轻地咬着电脑的角;一会儿躺在桌子上,舔自己的腿,梳理皮毛,用双爪抱头,去挠耳朵。猫是一种很爱清洁的动物,这是猫的日常护理。这一些完成后,它就摆尾巴,用前爪去抓痒,或者抓自己长长的白胡须玩。当我点鼠标时,它看到鼠标线在动,以为我在逗它玩,马上来抓线,又来抓我的手。晚上十二点多的时候,它大约玩累了,就趴在桌上,安静地睡在电脑旁。

晚上,我离开书房时,把它关在里面,它不叫不闹。第二天早上,我把门打开后,它马上粘在我的脚边,然后,像运动员一样,一般地冲进客厅,兴奋地跑了几个来回。接着,跑到儿子他们睡的房间门口,“喵喵”叫了几声。早上,它通常以这种方式叫儿子他们起床。

虎纹猫似文士,自有一种不凡的高雅气质;又似侠客,自有一种独来独往的高冷风格。动物学家分析,猫会学习,善于寻找人类,能正常作息,能听懂人类的部分语言,智商就是高的。虎纹猫这些都能做到,每到饭点时,它就粘着我讨小熏鱼吃。吃饱喝足之后,它或睡到沙发背后,或跳到电脑桌上,或睡或醒,任你叫它,最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懒得理你,那种高冷和慵懒,可见一斑。

那个双休,一家人多了关注点,多了话语。儿子说,以后,虎纹猫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。到此,我的反对票改成了赞同票。

房子

刘铁建

爷爷留给爹四间房。我们五姊妹争先恐后来到人世,除了糊口日益艰难,住房也日见拥挤。我们那间卧室,除了一张床,还搭个简铺,也难容下五个了。解决的办法是我去邻舍家搭铺,因为我大些。

我家右边住的是堂伯,因富农成分,堂伯母生下一女孩后,与堂伯离婚,再嫁他乡。后来堂伯生病过世,唯一女孩放其他人养着,房子归公,变成队里的仓库兼杂屋。那时没种秧用柴烧水,蒸汽催芽,便用上了这屋子。扒墙搭灶,水汽侵蚀,房子已成危房也浑然不觉。一个大雷雨之夜,终于倒塌。因墙栋相连,我家两侧屋受牵扯,虽未倒,但墙已裂,倾覆似是须臾之间的事。

爹当机立断,拆了两间受牵连的老屋,照老脚延长两米,再在西面添加一间,建起三间侧屋。土砖,盖瓦,木铺地板,未刷墙壁。拆建前后一周,用工靠亲戚邻居帮忙,我和大妹稍做些搬砖搬瓦之类小事,主要是爹帮忙前聚了。新屋两间做卧室,一间做餐厅兼厨房,这样,比以前松爽多了,我也不去别家搭铺,偶尔有客人来,也有睡的地方。

至20世纪80年代初,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,我家分了八亩田,还承包组里一丘公田和一口藕塘,家里又养猪。一年忙下来,田里塘里栏里都来钱,收入每年翻倍。爹在农闲时做点生意,本地缺什么贩进来,多什么贩出去,靠吃苦耐劳和政策的活泛赚两个钱。才两年功夫,便还清旧账还有结余,爹娘便动起建新房的心思来。

1982年春,暴雨致攸河涨水,新市垅里近河的地方,倒了一些房。我家房子进了水,但没倒,这并不表示以后也不会倒,因此,把坚实可靠的房子建到地势更高一点的地方,是一件较紧迫的事。

洪水一退,爹娘就捡场建新房。按正常程序向政府报批新宅基地,择新址于一池塘北岸。爹开始作土砖,我和三个妹妹挖土作红砖。我们又到两里外的攸河里捡石头,作打屋基之用。我们把裤腿挽得高高,从水里把石头摸上来,用簸箕挑到河岸,让爹用土推车推走,爹推不赢时我们也帮着担。屋基所用大卵石,少说也有10吨吧,就是这样弄回去的。后来又担河沙,细卵石、毛砂、瓜子石和水泥搅拌一起,自制大梁和预制板。差不多忙活了一年,新屋在腊月落成。前后排是红砖,其余用土砖。楼板是小块水泥板,二楼上是土楼,盖瓦。当时钱紧张,房子内外未粉刷。至1987年我结婚,才把内墙粉刷一新。

在那幢房子里住了30年,这些日子里,三个妹妹先后学做服装生意,出嫁,成家立业。我参加教育工作,后又转入调县城工作,结婚的翌年,女儿出生,一路读书参加工作,弟弟读书谋出路,也参加了工作,并生下闺女。爹娘继续操持这个家,在劳心劳力里变老。

大约是2010年,爹娘就有意无意念叨新房子,我和弟弟知道二老心有所想,故意牵引话题,结果验证二老确有在生之年能住上新时代的新房子的念想,便决定拆旧建新,满足二老晚年愿望。

2012年,新房建成,两层,红砖实墙,部分框架结构,地铺瓷板,墙喷白漆,主卧带卫生间,客厅、厨房、餐厅、仓储间一应俱全。乔迁那日,天朗气清,一家人喜气洋洋。如今,老爹80多岁,老娘年近80,在新房里颐养天年,我从单位内退,便把县城里房子卖掉,住到乡下这房子里,也好照顾年迈的爹娘。节假日,女儿女婿带着我的小孙女来住,弟一家有时也回来住住,三个妹妹三家人也来聚聚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随笔

桂花

释然

叫醒我的不是闹钟,而是那丝淡淡的花香。推开窗,花香像远远的浓雾般弥漫而来,浓得热烈,氤氲在整个深秋的空气中。

老街两边全都是桂花树,树不大,一个半成人高,但全开花了,黄黄的,一簇簇挂满树梢,一层层铺满地面。走过路过抬头的人不多,但缩起鼻子来嗅的不少。有的时候,你压根没看到桂花,但那花香就是不知从哪个方向窜出来,猝不及防地冲撞你的鼻腔。

从没见过比桂花更讨喜的花香了,那香可以从你的鼻腔至心腹至整个脑海,开窗时会伸长脖子吸一吸,走路时会仰起脑袋闻一闻,哪怕是睡梦中,都会闭上眼睛嘟起嘴巴感受桂花穿墙破壁洒在整个房间的柔香。

四年级时,我转学到烟墩小学,这里有一棵巨大的桂花树,要四个同学才能合抱的大树干,树荫洒满了大半个操场,那是我至今见过的最大的桂花树。班上的所有女生都会用纸折花篮,那个中秋节放假之后的上学第一天,大半个操场上都是黄灿灿的一片,所有的女生都提着纸折的小花篮在捡桂花。老师们更是提前在地上垫好了报纸,收集来的桂花又干净又新鲜。女生们停止一切课余活动,全部投入到捡桂花当中,男生们则在打桂花仗,像冬天打雪仗一样,抓起地上的桂花相互互投掷、嬉闹。整个操场都是桂花,扫了落,落了扫,整个教室全是桂花,课桌里、书包里、课本里、文具盒里……即使入冬了,树上早没有桂花,我们翻开课本,还可以闻到桂花的清香。

农历八月出生的女生,好多取名叫桂花,或名字里有个桂字,取富贵吉祥之意。身边取名桂花的女子,福气大多比一般人好。比如老街的付桂花老师,老公赚钱又顾家,事业有成又孝顺,特别是她家一棵桂花树,硬是从一长溜树高些大些。偏偏她这个姓又人都自然而然脱口而出“富原单位门前也有两棵大桂,一棵银桂。银桂比金桂开花,开了落,落了开,整个单位都是香的。金桂虽不香,但每年八月,仿佛一夜之间,一片金黄。一阵风吹过,或一片雨洒来,满地金黄。花开得多,怒放时整树整树地把树叶全淹没了,远远望去就是一棵金树。曾有行家来看过那棵金桂,说是树干笔直,一人高处分叉五个,树荫圆满,出价15万元,老板没卖。单位里的同事也希望两棵桂花树常在,闲时,在树下聊聊天,喝喝茶,还是蛮惬意的。

遗憾的是,自己不是个能干人,否则,酿点桂花酒、做点桂花糕,送人或自食自饮,岂不快哉。不会做酒做糕,捡拾的桂花,漂洗、沥干、晾晒,泡点桂花茶还是可以的。周末时光,倚在窗前,捧一杯桂花茶,闻着茶香,看杯中花开花落,抿一口,望一眼远方,怡然自得。

神农风

诗二首

朱凌慧

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

听过有一种鸟特别美丽。冬天刮的每一阵风,都轻轻地吻她,告别。每当阴天起云,她就起飞。更多的叶子吹起来时,她便哭泣。哭得羽毛凌乱,发梢发白。一直哭,一直哭。

我渴望一颗糖果,阳光味的。走进铺子,我固执地找,却丢失了。我拥有许多种类的糖果。从未品尝酸的,甜的,苦的,辣的。从不知道的味道,却真的存在,让我时时着迷、沉醉。每一颗会被打开的糖果,都有一个离家出走的灵魂,正在茫茫的沙漠里转圈。

你说,这里的阴天只是阴天,风也只是风。自己的灵魂,只能靠自己来供养。你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动物。比如,那只美丽的鸟,在冬眠,睡就睡,哭就哭。

花儿与童话

走过马路以后,霾很重,一缕一缕的阳光被挡住。我们说好要去买一束花。它们在苗圃里待价而沽,缓慢生长。向日葵说当初你长在崖边,就像太阳底下第一片被晒暖的嫩芽。当初你们在风里欢歌,舞蹈,攒劲伸手触摸太阳,还有天空的天空。

假如我今天要买一束花,我看着她,把呼吸沉入她的眼睛。这像是一个庄严的游戏,看不见土壤,绿树和竹篱落成的院子。我一声不响地打量。瞥见一朵向日葵,金黄色的花瓣,一片一片朝着墙角绽放。被巴巴的遮阳纸一定有一个窟窿。

别忘了,我从花店路过。卖花的孩子拦住了我,听见篮子里的花说,买下我,买下所有的童话和天真吧。而我却想大声呼唤自己,或者,赤着脚走路。



投稿邮箱: zzfkw@163.com